



〔德〕 弗兰茨·法比安 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译

克劳塞维茨传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克劳塞维茨传

〔德〕弗兰茨·法比安 著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 译

DB06/14

DB06/07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91723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年·北京



991723

**FRANZ FABIAN
CLAUSEWITZ
LEBEN UND WERK**

责任编辑：缪 群

责任校对：燕桂珍

封面设计：傅子润

克劳塞维茨传

〔德〕弗兰茨·法比安著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排 版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1/32 8.75印张 字数235（千）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

统一书号：50220·9 定价：1.35元

出版说明

《克劳塞维茨传》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弗兰茨·法比安著，1954年出版，1957年增订再版。作者在参考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时代、经历的战争、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以及他的生活和思想，都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对于我们了解克劳塞维茨的生平，研究他的军事思想及名著《战争论》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是根据1957年版本翻译的，由戴耀先同志校订。

1983年6月

目 录

一、 美因兹	3
二、 沙恩霍斯特	27
三、 玛丽	43
四、 灾难	60
五、 拘禁生活	74
六、 改革	88
七、 信条	116
八、 俄国	131
九、 陶罗根	156
十、 人民站起来	170
十一、 解放和失望	193
十二、 著作	214
主要参考书目	244
人名索引	248

只有意志——它象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统治者支配着坚强的人——能够阻止非凡的禀赋和力量不象一道闪电消失在无垠的天际那样，湮没在每天发生的无数琐事中。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812年)

一、美因兹

“我出生在发生重大事件的地方，那里决定了民族的命运……”

“你要知道，我是个军人，是个来自现实世界的军人，不象马克斯·皮科洛米尼那样来自席勒的诗歌世界。我受过极其普通的教育后，12岁就第一次踏上征途，走进了美因兹城下的战壕。当我们所攻击的美因兹成为一片焦土时，粗野的士兵的欢呼也激发了我天真的喊叫，就这样，我听任于环境、各种各样的影响和自己的微弱力量的左右。于是，外部的印象、环境，一句话，命运成了我的教师。”

（克劳塞维茨写给未婚妻的信）

那是1793年。

大革命的强烈风暴在法国将王权扫荡以尽。路易十六死于断头台。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声冲决法兰西共和国的边界，在欧洲各国首都的街道上，在贵族的沙龙中和穷人的茅屋里引起回响。

由于惧怕革命，过去经常互相为敌的欧洲王侯们，在反对刚刚取得自由的法国人民的战斗中相互勾结起来。欧洲所有的反动势力为了对它们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法兰西共和国进行神圣战争，结成了同盟。

法兰西共和国的局势岌岌可危。国外，干涉军纷纷入侵；国内，背叛和暴动处处发生，缺粮少钱，一片混乱。已有三分之二的省份陷入敌手或发生叛乱。

英国、汉诺威、奥地利和尼德兰的四路敌军共12万人，陈兵法国

北疆。与之对峙的共和国北路军，由于其指挥官迪穆里埃的出卖，濒于瓦解。被敌军包围的瓦朗西安和贡德已经绝粮，并被焚烧。

在旺代省，有 10 万农民暴动。他们受教士的煽惑，拷打和虐杀所有被他们抓住的共和党人。共和国在旺代驻军不到 2 千人，起初对叛乱只能发布禁令，而无力将禁令付诸实施。战火也在布列塔尼半岛蔓延着，英国人、亡命者和教士都在东窜西跳，煽风点火。

早在 1793 年，英国就采取了一种策略——后来又用来对付拿破仑——即把战争的主要负担推给各同盟国，自己则尽可能地保存实力。它一方面向同盟国的军队提供金钱和武器——这是一笔好生意；一方面趁法国之危，抢夺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破坏其贸易。英国舰队封锁着法国海岸，并且违反当时国际法惯例，劫掠向法国各港口运粮的中立国船只。英国用武器、传单和声明支援逃亡分子和暴动者。整个法国北部的叛乱似乎已酝酿成熟。不列颠政府对于法国的保皇党人没有丝毫好感，过去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和美洲的统治权曾与他们打过仗；现在，它认为使法国长期丧失海上竞争能力的时机来到了。英国正在准备夺占布雷斯特、南特、敦刻尔克、圣马洛、波尔多和土伦等法国港口。

在 8 千奥军支援下，4 万皮蒙特^①军越过意大利边境涌入法国。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 23,000 人马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边界，在亡命者协助下攻占了多处要塞，威胁着整个鲁西荣^②。与之对抗的法军只有 1 万人，而且既没有大炮，又缺乏粮秣。

一连串的叛乱闹得共和国摇摇欲坠。里昂、卢瓦尔省、普罗旺斯、马赛和波尔多为吉伦特派^③、亡命者和教士所煽惑，纷纷起来暴动，并编成了若干营的反动军队。甚至在共和国首都巴黎，有产者以及从 1789 年以来靠投机和高利贷发财的新资产阶级，都在等待着

① 意大利历史地区，在波河上游，首府为都灵。——译者注

② 法国地区名，位于法国南部，东濒地中海，南临东比利牛斯山。——译者注

③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右翼。——译者注

袭击和扼杀革命的时刻。

拥有 85,000 人的普奥联军，协同 6 千亡命者编成的一个骑兵团，正渡过莱因河向共和国扑来。法国居斯蒂纳将军不率领军队防守莱因河岸，阻止敌军渡河，反而下令退却。

共和国的 2 万精兵在美因兹被包围了。

美因兹位于莱因河左岸，与美因河河口遥遥相对，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区。这个地区北达陶努斯山的翠绿的山坡，南至莱因黑森那些阶梯形的秀丽葡萄园，东抵法兰克福和达姆施塔特之间的盛产水果的平原。莱因河从沃尔姆斯蜿蜒而来，穿过奥彭海姆和尼尔施泰因那些肥沃的葡萄园，直达美因兹城下；在比布里希附近拐了个弯儿，沿着陶努斯山的南麓支脉向西流去，然后，在小城宾根的城下又拐了一个大弯，从陶努斯山和洪斯吕克山之间冲泻而出。

这个地区的物产丰富多采，令人垂涎。公元前 13 年，罗马统帅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曾下令，在今天美因兹城的所在地修筑一个要塞，以便从那里掠夺这个地区。从 8 世纪中叶起，美因兹就是大主教府邸的所在地。它很早就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13 世纪便居莱因城市同盟之首。由于约翰·古滕贝格^①的关系，该城成了印刷术的发祥地。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和尔后的岁月里，美因兹的统治者虽然不断更换，但是罗马教会的统治却一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1792 年 10 月 21 日，法兰西共和国革命的人民军在追击溃败的敌人时占领了美因兹城。选帝侯大主教和贵族、名门望族和教士、他们的仆从，曾在城内为所欲为的逃亡分子、官吏和市议会议员纷纷逃窜。选帝侯大主教带着他的 5 个姬妾和养母第一批逃离美因兹。高贵马车、普通马车、大货车、小货车从莱因河的旧式浮桥上络绎不绝地过了好几天，凡是能够携带的都统统带走了。其中有金碧辉煌、镶

① 约翰·古滕贝格为欧洲活字印刷的发明者。——译者注

着珍珠的弥撒服和嵌着宝石的主教权杖，贵重的祭坛器皿和圣像，价值好几百万塔勒^①的大教堂的全部宝物，选帝侯宝库里的一切宝藏，以及全部帝国档案和一切贵重动产，应有尽有。

然而，老百姓却在无声无息地盼望着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可是，开进来的并不是人们常见的脸上抹粉、头戴假发、穿着紧身军服、裹着擦亮的皮绑腿、扛着耀眼的枪支的那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受阅士兵，而是浑身尘土、满面污秽的小伙子。他们其中有的衣服褴褛，连靴、袜都没有，带锈的刺刀上扎着面包和肉。但是，美因兹的市民不久就知道了，这些长裤党人¹都是深知自己为什么而战的战士。一些犯罪分子趁着旧政府逃走、无人维持秩序的机会进行抢劫和盗窃。长裤党人很快就制止了这帮人的罪恶活动。

法军占领美因兹城的第二天，具有自由思想、曾殷切盼望法军到来的市民就成立了一个雅各宾俱乐部——“自由平等之友协会”。入会的有不少著名人士，如本年年终被选为俱乐部主任的格奥尔克·福斯特、哲学教授约瑟夫·安东·多施、著名医学家格奥尔克·克里斯蒂安·韦德金德和斯图加特的著名出版家弗里德里希·科塔兄弟。爱好自由的人们极力想在德意志土地上实现法国革命的原则。

1793年1月，在为自由树^②举行植树典礼的仪式上，法国将军居斯蒂纳和国民公会议员、“人民代表”梅兰·德·蒂奥维尔宣誓要把美因兹人当作法国人的兄弟看待并加以保护。在500门大炮鸣放的礼炮声和“国民万岁！”的口号声中，种下了带着红套子的自由树。树上挂着标语：“过路人注意，该地解放了！谁敢发动进攻就消灭他！”

3月17日，莱因-德意志国民公会开会决定，把从兰道到宾根的全部地区改组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并宣布断绝同皇帝和帝国的一切联系，“永远取消美因兹、沃尔姆斯、施佩耶尔僧侣诸侯的君主

① 德国过去的银币，1塔勒约值3马克。——译者注

② 法国大革命期间，在街道、广场等地种植白杨树或橡树，作为自由的象征。——译者注

权，取消拿绍、巴登、萨尔姆、莱宁根等国诸侯的君主权以及这些地区的伯爵、骑士和帝国城市的统治权。”宣布自由人民成为这个新诞生的自由国家的主人。

善于雄辩的格奥尔克·福斯特在美因兹国民公会上发表的充满激情的演说中，提出了当前的要求：

“可恶的枷锁已束缚我们长达 1,200 多年，那些暴君对我们的压迫一代比一代沉重，把我们手脚上的锁链越拉越紧，以便从我们备受创伤的身躯榨取更多的鲜血，叫我们彻底屈服，沦为任遭凌辱的奴隶。我们的祖先是自由的……他们象森林中的猛兽那样，以狮子般的勇敢为人类天赋的独立和神圣权利而战斗，他们用无敌的铁腕埋葬了世界征服者的军团……”

福斯特宣布，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人类解放的时期开始了。

“你们用有力的一击彻底推翻了压在莱因-德意志人民头上的暴政，并且在解放了的莱因河畔树起了人民主权的旗帜。

“战士们，第一步已经迈出了，但必须跟着迈出第二步；否则，你们的所作所为将被后世讥笑为滑稽剧和一种幼稚的行动。你们说你们的同胞自由了，好吧，那么今天你们就把刀枪不入的盾牌给他们，让他们在盾牌的庇护下享受自由……”福斯特号召美因兹的市民和莱因兰的居民拿起武器保卫革命，同把他们从暴政下解放出来的人们联合起来，因为孤立没有力量，只能受暴君的任意摆布。他恳切要求同胞们与法国人民团结一致，建立牢不可破的友谊，共同反抗反动势力。

福斯特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使分裂为上百个小国的、名存实亡的帝国组成一个国家，并使新的自由合法化。而德意志没有立即进行这种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提出一个文告，其中明确指出：只有依靠法兰西共和国的武力保护，新的自由国家的独立才有保障，因此切盼美因兹的自由人民跟法国结成“一个不可分的共和国”。

为向巴黎的国民公会提出这项请求，选举福斯特、卢克斯和波托基三人为代表。9 天后他们便完成了任务。美因兹被宣布为法兰西共

和国的一部分。

但是，就在福斯特在巴黎国民公会上，就莱因自由国家并入法兰西共和国问题发言的这一天，普鲁士国王指挥反革命军队从美因兹的两侧渡过莱因河，占领了从宾根到沃尔姆斯的整个地区，包围了美因兹城。

冯·卡尔克罗伊特将军率普鲁士的一个军发起了攻击。

正值费迪南德亲王率领的团向美因兹开进的时节，在陶努斯山以南的沃土上，莱因河沿岸的那些大果园里开放着一片白花，漫山遍野，如云似锦。在一片白色之中点缀着块块淡绿色或褐色的田地。在后面高高耸起的台地上布满一块块的葡萄园。晴空万里，一片蔚蓝。

几天以前，该团在美因兹南部很远的地方渡过了莱因河，并且已经进抵莫姆巴赫附近。

普鲁士士兵的蓝红色军服在这春意盎然的景色衬托下，老远就清晰可见。团的行军纵队拉得很长，在各营或各连的前面都有旗手和由鼓手、笛手和号手组成的乐队为先导。

骠骑兵大队在部队两侧的田地上和大果园中驰骋，以保障步兵主力免遭意外袭击。

在第2营第1连的先头，有一个身材瘦长、近乎羸弱的12岁少年紧挨着旗手行进。他就是士官生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他那苍白的长脸上没有一点孩子气。扣在三角帽底下的扑过粉的白色假发披散在他那隆起而发亮的额头。他同这些身强力壮的掷弹兵并肩前进，显得十分吃力。

当连长乘马从军旗旁边跃过，用检查的目光扫视纵队的时候，少年的举止便顿时紧张起来，在掌旗下士身旁迈着更加坚定的大步前进。

团的前卫在离莫姆巴赫不远的地方遭到法军的攻击。

散兵²不断地射击，步枪发出的单调而凌乱的劈拍声和嘹亮的

军号声划破了长空，时而还夹杂着雷鸣般的炮击声。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在行军纵队的上空掠过，然后扎进松软的田地，发出沉浊的声音。

不久，普军步兵排³的火力齐射就与法军的凌乱枪声交织在一起。

第2营持枪站在原地待命。炮弹不时呼啸而过，带着巨响钻入地下。第一批伤员从前方撤下来。

下达了冲击命令。第2营展开成战斗队形。士官生克劳塞维茨接过军旗，他的任务是高举军旗，引导本连投入战斗。

各连在鼓声和笛声中开始行动。沉甸甸的绣旗迎风招展。几匹失主的战马在战场上奔窜。

法国人在哪里？

果树林中间有些死人，从他们的蓝红色军服可以断定，那是普鲁士人。此时，第1营已投入战斗。普军各排毫无荫蔽地挺立在战场上，以齐射火力向敌人倾泻弹雨。这个身着廉价布料军服、呼吸困难、呆滞愚昧的群体，凝聚成一个受过训练的线式战斗队形。这是一部绝对盲目服从的精确机器。

第2营从第1营左侧迂回展开成战斗队形。这时，士官生克劳塞维茨第一次看到了法国人。

在一些树木后面，在葡萄园中，时而浮现出法国人的深蓝色身影，他们荫蔽地向普军射击，尔后又迅即消失。突然，响起嘹亮的军号声，法军向普军队形发起了冲击。不一会儿，便能看见他们带胡子的面庞，辨清他们的眼睛了。

当克劳塞维茨身旁的下士中弹倒下时，军旗便在这个12岁少年的纤弱的手中颤动。

普鲁士步兵排的齐射击退了成群向前冲击的长裤党人。长裤党人仓卒后退，他们的进攻失败了。

在田野上，在葡萄园中，到处是黑呼呼的死人堆。普军队形在沉闷而急促的鼓声中迟缓地向前运动，但是他们扑了个空。

敌人已经退却，但并没有被歼灭，只是把战场让给了普鲁士人。

横七竖八的死马和人尸覆盖在大片田地上，分不清哪些是普鲁士骠骑兵和掷弹兵，哪些是衣衫褴褛的长裤党人。战争恐怖的初次印象使年幼的克劳塞维茨终身难忘。战斗结束后，他必须清点本连的损失，以便向长官作伤亡报告。

几个小时后，部队继续行军。黄昏时分，美因兹在望了。城里许多教堂的圆顶和房盖在夕阳中闪着火红色光辉。莱因河经过科隆附近流入平原的时候，水流宽阔而平缓；在这里却窄得象一条带子，闪着银光，它的轮廓同葡萄园的丘陵形成鲜明对照。

部队下达了休息命令。奥地利军队正在向普军右翼靠拢，黑森军则正向卡斯特尔郊区开进。反革命军队从四面八方涌来，企图包围美因兹城。

葡萄园里，围城部队的帐篷犹如城市一般，不断增多。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从未领略过真正的童年生活。1780年6月1日他出生在一个清寒家庭里，父亲是一个王室收税官。

他的祖先出自一个萨克森的神甫家庭。他的祖父曾在哈雷当过神学教授，去世很早，年轻的寡妇便改嫁普鲁士少校冯·洪特。这样，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中的弗里德里希·加布里尔·克劳塞维茨便进了军界，并且根据与一个未经确证的、同姓的西里西亚贵族世家的关系而用起贵族称号。七年战争中，他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中任少尉，在科尔贝尔格^①附近的战斗中受伤至残，被解除军职，后到马格德堡附近的小城布尔格当了一名待遇菲薄的收税官。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那里出生长大，并在那里进市立学校学习。他只受过简单的初级教育，认得几个拉丁文单词。他的父亲除去培养他具有真诚、谦逊和军人责任感等品德以外，很难让他受到充分教育。后来，克劳塞维茨在他写给未婚妻的信上说：“我父亲是一

^① 今科沃布热格，波兰城市。——译者注

个参加过七年战争的军官，满脑袋是他那个阶层的成见。到我家来的几乎只有军官，而且并不是很有教养、博学多才的军官。”

弗里德里希·加布里尔·冯·克劳塞维茨把3个儿子从小就送进了军队，因为他年俸只有300塔勒，无力给他们以充足的食粮和教育。只有长子能够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大学研究神学。

在弟兄4个中最小的卡尔，不满12岁就被父亲带到波茨坦，送进费迪南德亲王团当士官生⁴，当时他的哥哥威廉已经在团里当少尉了。

跟他年龄相仿的其他少年还在欢天喜地肆意嬉戏、无忧无虑地度日的时候，他却跨进了粗野的普鲁士军队。被其他儿童视为游戏的事情，他却当作生死攸关的事情严肃对待。当他刚刚开始认识自己生活的时候，就首先要求他无条件地服从，接受最严格的训练和极度的尽职尽责。他虽然还是个孩子，可是客观不许他做一个孩子。

直到几十年后，每当他回想起在波茨坦的这个时期，“忧郁的情感”油然而生，他的青春就是在这些年月里丧失的。

士官生的一项职责就是在团队出发时掌旗。在行军中举着这面用金银线绣成的沉重旗帜，对于年幼体弱的克劳塞维茨来说实在难以胜任，因此只有在连队经过城镇时，他才接过旗帜。街道两边看热闹的人看到这个单薄、瘦弱的男孩举着沉重的旗帜走过，无不感到惊讶。

这个少年不怕艰苦，积极尽职，立志为父增光。在这方面谁也不能帮助他。他哥哥威廉在另一个营服役，难得见面。他没有人事关系，没有朋友，也没有照顾和保护他的人，完全依靠自己。

美因兹城在当时是一个要塞，周围城高壕深，还筑有堡垒、炮台和外堡。在城壕的终端、该城南边察尔巴赫河流入莱因河的地方，有豪普特施泰因堡垒，它的大炮控制着周围的陆地和河流。城壕的尽头接有第二道城墙，与第一道城墙平行伸展。朝莱因河一面只筑有一道砖墙作掩护。位于莱因河东岸的卡斯特尔郊区，构筑有坚固的堡

垒和炮台，并有浮桥同美因兹连接。

城防工事在法军驻守的半年期间进行了扩建。这项工作是由在扩建瑟堡防御工事时崭露头角的、颇有才能的工程师默尼埃领导的。位于莱因河东岸的、构筑有工事的郊区卡斯特尔的防御也由他负责，而美因兹的驻军则由昂贝尔·迪巴耶和克莱贝尔两位将军指挥。

国民公会的两名全权代表，梅兰·德·蒂奥维尔和勒贝尔也被围困在城中。当欧洲各王侯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共和国进逼的最紧要关头，国民公会把 200 名议员作为全权代表派到军队里去。这些人从来没有担任过军职，可是革命的崇高热情激励他们以最大的努力去克服一切困难，排除重重阻碍，照料军队，加强军队的纪律，监督国民公会命令的执行。这些“人民代表”的最高原则是平等和博爱。他们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

被包围的军队缺少弹药，火炮是旧式的，而且维修极差。但最糟糕的是缺乏粮食。饥饿的恐怖威胁着全城。甚至守军的 3 千匹马的饲料也没有着落。

普鲁士国王的大本营设在马林博恩北面几百米的一个山坡上，从这个山坡俯瞰美因兹城所在的河谷，风景宜人。在围城的头两个月，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下令在大本营周围营造了一个华丽的公园。无数的花匠为此忙碌。他们修建起绮丽的外壕内岸，铺上草皮，在花坛里栽种五色缤纷的鲜花，平整地面，在邻近的灌木丛和树林间修筑道路，营造了一个可以供国王陛下、内廷佞臣、军官将校和许多经常在这里盘桓的贵宾散步的大公园。

总司令卡尔克罗伊特伯爵将军偕同他的参谋官一起在普鲁士大本营用膳。同国王陛下一同进餐的有梅克伦堡的几位公主、许多王侯和显贵；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观赏一次对这座被围城市的突击演习。

枢密顾问冯·歌德也出入于大本营，他是应他的君侯“殿下”之